

續吳先賢讚
二





續 吳 先 賢 讚

(二)

劉 鳳 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讚賢先吳續

冊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者

劉

鳳

發行人

王

上海河南路

五

印刷所

商

上海河南路

館

發行所

商

上海及各埠

館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十一
續吳先賢譜卷之七

劉鳳

節義

劉政

劉公諱政字仲理其先汴人父以禮則余從高祖也
生有至性好學問其行義尤厲一介不為輕論於鄉
第一方孝孺先生都試見其文目之猶孤鳳在島中
當為虛左既感其知恩奮微有所出之日久未會靖
難師起慨憤不食死無嗣

黃鉞

黃鉞者當熟人洪武初以奉常弟子為尉已而舉進
士給事中常言燕事違將誤宜速代之計當以時決
需之生肘腋憂後以待服歸兵入投琴川橋死時俞
貞本亦勸楚守奉勤王兵為衛尉執送虎之

贊曰士守經義儒承冠道先王語其雍容醞藉可也
及事變起能奮難不忘死亦良難哉仲理未食其食
徒以受國士知於莽孺遂以身殉叔楊有隕無二為
臣之節是其庶乎方國家始建威德遠盛海內忠義
之臣接踵而屍湮滅無所復志者多矣故其事皆不

得而詳焉至匡山澤易姓名隱約以終身此其人豈
有所晏於後哉名不名無預也而明教化以著統風
勵來者是以貴君子表微乎

死事

王永和

王永和字用節崑山人永樂中為文學博士適饒之
孔子廟庭壞請脩之守不時應和責之以太守行風
俗不知重教化何以率先吏民興禮樂哉入為給事
中勅候尉馬順怙寵而驕妄厲私威使持節冊 韓
世子又勅中官饅羹無人臣禮尋遷侍郎工部撫監
淮右治水徐州鑿呂梁蹕河派正統己巳從征沒於
土木之師贈恒良厚進尚書分官其子賢評事仲子
敬以明經舉季霖進士復為給事伉直不墮其父風

張益

張益者吳縣人少長於燕舉進士選為庶吉士預修
史遷修撰進學士召入閣典機政正統間北征益與
曹務金從嘗勸 上持重及師濟與務金俱先益慷慨
有志畧師出深憂之竟為中官振翼焉振亦死於師
而人未知益非天敗振振實自敗也益為文立就軍
中書符皆其草初與是吳嗣初孟端同舍藝事益為

賦獨工景遂罷不復留景圖竹稱絕益亦絕不爲也已已之事誠猝不謀然兵久不用漸驕令少不能戰夫征伐未爲非計而將帥之臣不無罪焉逮正統間有許銘者思溫孫也初爲司馬屬後以都御史按邊馭兵以嚴將被罪者因嗾其下亂作死焉

錢泮

錢泮者常熟人以叅政家居嘉靖乙卯夏五月倭夷入侵我郊保殘焉斷泮父棺泮忿之尹王鈇者工騎射以功名自喜常手射二禽斃之遂有輕敵心值寇自清湖將與在福山者合偵有船十餘可六七百人耳謂其弱易與欲微取之泮亦奮欲報其私率其子弟前焉鈇繼發至三丈鋪寇伏不動以二百人誘我泮大呼進爲所乘四起猝突衆遂亂泮不能整卒殲焉鈇亦爲衆所擁矢不得發旋入潭止焉解劍命隸者謝其毋隸猶翼之矣鈇叱令去寇執之不屈死贊曰大吳之風與燕齊異輕心易於去就守死不變奉其職無論利害是難能夫哉未和封疆之役親執聲敵提馬而介於陣雖殺師徒亦足賞焉者益帷幄親臣不能盡計今全遭狂監擅命進退不可周旋不能言者謂使固壘無動豈有患哉然益之沒或欲援

之出不從志可尙也泮誠內激於忿夫寇入而士大夫無固心不以死悍其若死綬之義何故鈇亦可謂慷慨夫夫

孝友

金道玄

金道玄者吳縣人陳萬戶養子也方國珍起行省朵顏衆政督師討之期會戰驅之補門國珍僞降陳信之憚不爲備道玄諫不聽已而果揚颺直上師壻焉陳溺道玄求不得從之海曰父有知不使爲賊俘也若有馮焉者淦至溫之沙瀨上竟得免歸或薦之士誠所道玄聞復遁去子間以功名顯

瞿嗣興

瞿嗣興者常熟人母當暑病甚興燂湯跪請洗親撫摩癰穢夜驅蚊不休又患積氣食不下興剖股作羹母啗之愈又忽非時思菱解衣行求水瀉得之人咸謂異子莊以薦得官至叅政福建

錢迪 徐植

錢迪父魁洪武間當伏法迪年十八詣曹請代父刑上其事詔從之時又有徐植者父達以稅事當刑植亦未弱冠請代既伏鎗猶從容賦詩無懼色二子

俱常熱人

顏琇

顏琇字季東洪武初父戌鳳翔以母韓行琇獨留父之聞母歿即奔赴負母骨歸行數千里未嘗釋於地輟則度置之宿其下涉則戴之泳焉父既放免奉事尤謹旦夕自洗刷臉親勞苦之云幸不乏食又何以爾為人趙代亦竟不肯意時視父漉安否也逮卒日夜號水漿不入口者五日不勝喪死子昌亦有孝行贊曰爲人子者無以有己若他隲所事則致命焉故育之恩與所生等孝能無間然者尤未之見也道玄事陳驅馳兵間有隙無貳不自意全也迨偶吳求之逃焉以免豈始於事父以致之君者耶趙之與植少遇變而以死殉傷哉是天性然耳非可強相慕爲之琇之養極其心而卒以喪死雖云過者俯而就然賢者之行罕可非與

故應發

故應發市人也事母孝母疾弗瘳發割股進而愈他日又疾作發露禱於鹿灼肌以代母痛願以已之年與母夕方晦忽聞見斗六星唯一星尚隱頃則雲復合入視母母已擁衾生云有六人來以水灑之霍然

蘇

戴君用

戴君用者吳縣人洪武中父福以主守失火當坐君用代之刑於市妻吳以節行旌

王海王淳

王海王淳者父鑄辟爲都督府掾屬洪武初生之當伏法淘淳號泣無日夜爭請代亮御史言父以淘故懷祿淘不能有所以事之免於過應戮淳復進云由淳故不當坐父兄者御史訊其執志皆堅定無二聞於上特免焉

莫轅

莫轅字巽仲幼慧悟從張適學適甚異之洪武初父繫治當刑轅年十一詣李請代李試答掠問誰教使轅無恐言死父豈人相導爲遂上言之如其請父乃更爲轅陳非辜竟死繫轅已釋李父侍郎禮方寵貴用事時持法嚴轅預恐及緣指一人戊問左者爲其屬後禮見法轅竟以前被伍符免兄遺胤幾珍取而育之又間行求得其父骨歸轅慶觸網卒全已而遇赦府既痛其家禍深自刻責常茹糲飯蔬鄰失火勢迫躍入火抱其母出毛髮爲焦若其險行善惠利人

多夫里有賊禍少年葛嘗瘵傷轅屢執焉且陳其殺
人狀於郡縣曰葛所殺三人者死溺耳欲逸之不得
深爲惋姻沈生坐之有遺孤女字劇劉又他適轅乃
長而歸之鄰有奉室死疫者遺子人無敢視恐厲延
又收養之素與鄉先生張子宜易九成遊故亦長於
學問

都文信

都文信父賢與徐右等賢且虎妻唐娘信泣不已右
日使人存之且約若生子當女之已而信生唐遂行
右養信長而歸之女洪武初右生之抵死信請代右
義不可曰而父以息托我奈何今不祀事亦良解後
復以他見速信曰今幸已有子可以報矣右復不許
信潛冒其名姓死獄右感之竟亦不予

沈伯剛

沈伯剛者本孟氏爲母之姊沈勝五所養沈且老生
法請代固不許剛疆謂吏願見刑吏怪其少上之得
有時又有朱昱父被左符攝老不堪兄亦先事逸昱
請行所司少之加焚掠謂隱壯者昱終無言俱長洲
人

吳淳

吳淳字伯善少與兄學兄中遭疾廢不良於行者二
十年元蒙作人不自保淳肩兄趨避之遇強暴刺以
刃淳以身翼蔽中三十餘創昏仆於地兄竟死淳復
蘇得入餘杭山莊遁以終

朱良吉 俞敬

朱良吉者常熟人母錢病嘗劇吉自潔齋禱剔肉出
心割以啗母良愈吉創甚不能興邑人俞往視見其
冒開五寸所氣涌出爲納其心縫合之頃乃蘇又有
俞敬者太倉人亦嘗刳腹刺其肝愈母疾永樂間旌
其孝官之尚書朱顯應父墓每攀隴樹號樹皆爲枯
有鳥馴狎不復畏人與茶政廬雜皆以孝蒙旌異

陸安

陸安父德甫好客竟以客生法時以用重典刑亂無
貸安急即與兄訣晝夜至都伏闕請代許之驅
詣市中顏色無變時年三十一妻鍾亦以節聞

梁昱

梁昱字文輝少從諸父學爲遊娶三日遭父喪廬於
墓者三年蔬食水飲如一日免喪隨計上冢宰蕭山
魏驥重其孝親候之爲咨嗟而去部使者保鼎表其
孝將列上不果仕爲平定州有惠政民懷之

支琮

支琮少爲博士弟子貧甚遇粟母食卑不能寐盡解衣覆之已危坐至旦客候之良久不出呼敬將何在乃短衣見云方以所服覆母睡恐覺之故遲耳客嘆息憫之周公悅撫吳恤之僅獲濟後仕爲從事

贊曰孝友之根於性豈有異哉而特傲者乃時有焉非教之衰則俗之易人湛溺之不復覺也具禮義之國其君子閭閻焉溫溫焉可略觀矣其小人竭股肱之力誠所素仰乃其常及至臨利害驅之白刃而天性之發耳之無苦又皆穉切閭巷之人非有保傳之教詩書之澤也固習之舍漸靡者深至德之風尙有遺乎至非所自出而恩無與二又加於人一等矣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十二

續吳先賢讀卷之八

劉鳳

儒林

陳繼

陳繼嗣初祖徵本滄城人從婦父汪承相來吳父惟允偶吳時客潘元明所矜仇專已王行輩皆望塵走事之良謹騎而呼止仲隨吾來何自喜也後允死家破母與操節育長之遺書簡出萬卷遂從止仲學又遊於俞貞本時經術頗廢乃獨稱說先王有所論說不敢立異而於箋疏畧皆通究釋其滯人稱陳五經他書亦多淹誦爲文有思致楊文貞見而等之薦於仁廟召見授博士適開弘文閣許延文學訪客治道俾學士溥待講璉及繼領馬宣德初預撰兩朝史進官力辭又踰年乃得歸乞言者多詰之既老已厭苦後王學士淮來與登城望因見其二子請焉雖疆應之思不屬甚病之遂戒不爲故所交復從之乞謝不能念曰彼學士貴耶當爲之何窮交之與有遇不得已操觚病遂不支益其文潔嚴固當需纔然蹇躓由才不逮耶其天性篤淳履道間方蔚有儒行聞之

故老云初有司上其節孝事使御史廉之則方隨母抱甕行濯偏倭甚恭色若爲樹藝娛親者頃母入以壹漿來繼趨而前奉以進母嚙之乃拜而飲御史亟以聞上尤嗟異以爲有禮所著集曰怡養子五人寬完皆有文

徐達左

徐達左良夫元季時家故饒財好讀書郡陽郡弘道舍爲易從受之又受書於董仲仁喜與諸儒論難益求其說時兵革方息學者尙寡達左教授於鄉多所開誘洪武初守臣得辟署東園守仁辟爲文學博士凡六年卒嘗著顏孟四子書同時有林大同亦力學博通經傳時尙未專用朱熹氏學故躡彘存者家有之被薦爲博士大梁以病予告永樂間再徵不就所著有易義奧

錢更生

錢更生者常熟人少慧治經術篤信之洪武中應辟至中書見宰相不拜問之對以未見天子故不敢先禮焉守事久之不得召會有詔祭元初王各爲之辭進更生所撰大契上旨卽召對欲官之謝病免歸李初名沂以事見法于廸代故易爲其所爲經

亦不專宋儒也至曾孫昕官布政楚有廉名

呂昭

呂昭克明崑山人以經明薦授掌故徐長於學問敦行不苟慨然有當世意嘗上書言事稱旨改尉浦城故山谿間少耕植昭躬勸課遂以豐稔邊守沁州不能治裝有老父持金贖者峻却之然行未半道資費竭盡質衣猶不能賃舟車路出徐故所受經弟子憐其寒共進一裘買驢載之官子旦旣從進士遺書厲之應乃亦有父性按河南以不合去後起爲郡理近風無所侵居管環堵不敝不以寒爲念歿不能喪親公曠嗣之始得殮

殷奎

殷奎孝章其先自華亭徙崑授春秋義楊維禎所洪武初以秀才異等聞太常籍奏試通一義遂請諸能稱者官文學掌故因乞近地見忤調咸陽卽盡節所守教諸弟子文義甚愛獨念其母不置竟辭死諸弟子私謚文懿先生奎爲文爾雅深厚不爲浮誇學亦頗究通天人分際所著書甚衆看咸陽志關中名勝集陝西圖經文離康等二第壁奎連箕孝楊俱經明爲奎卒壁徒步千里以具喪歸箕舉秀才試守金

事

秦約

秦約文仲本淮安人宋直龍圖閣觀之後再徙之崑
文王學爲儒有高行約至正開官博士洪武初召對
拜侍卽禮部以母老辭歸後復以東帛徵上封事乞
重儒術廣教化之意又令守相考上各爲書上之省
以訪咨治民術授文學溧陽吳沉薦約舊儒宜置之
側得盡啓沃在溧陽久之乞歸卒約爲文原本經義
貢師奉極重之所著樵海集及他書有傳者

周南老

周南老正道在元季以薦文學掌故當塗又檄爲吳
縣功曹按獄能得其隱詣關上書陳六事進省條
國初徵赴太常議禮放違違冒集易傳說禮舉要子敏
亦以明經薦

顧巽

顧巽順中長洲人永樂間以易教授於鄉自巽始時
方統一經傳崇道德成就教化除去異議輒以非聖
罪之靡然嚮風其弟子賀庶孔友諒顧詢以易在文
學高等而巽子瞻瞻子餘慶皆能傳其學經家爲即

陳頌

陳頌永之長洲人言春秋於景泰間受業者甚衆爲

授武陽文學掌故適故人守豫與一馬乘以出入已
乃還之飲使遂受固不可未幾謝歸頌雖以經教授
文亦清綺不作老生語在當時甚見推與性介特不
肯苟容儼然終日矜嚴見於色故尤以操履驕不徒
文也所持論長於剌非而卒歸之正要以經義從有
適楚及游梁錄又有紀所傳聞書學者多有焉

陶振

陶振者授學楊維禎所洪武初以三經義舉言詩則
燕書則沉春秋則安國故諸生樂其近皆名陶生學
爲掌故吳江久之坐法傳詣鍾官奏賦三篇多俚語
俳調得釋復爲掌故安化振才易辭近卑俚爲時格
本無足稱而爲經生者本之

盧應坊

盧應坊者襄子也少失父事母以孝聞力學甚苦以
易簡於鄉與國之俊士習業其所爲未嘗不由禮言
恂恂不出口退讓如將不勝而操諒履貞見不善義
形於色鄉人子矯妄爲名造作語言而行汚市人嘗
深嫉之所著書皆以勸喻德義不爲諛言

贊曰儒之爲益於世豈空言無施之謂耶自昔王者

無不許楚相與博議於助據未集之日首風示天下知所遵尚故太史公所稱功令務以教化成俗蓋謂王者之首務三代以下未始有易焉者然詩書禮樂之澤若更壞亂及整齊於散佚之餘師異教人異說益遠益疎故分裂爲諸家人自爲疏固訓微箋解道爲天下喪也久矣宋人者豈能不藉前聞獨追古始出漢以來儒者外耶且昔儒其所爲說皆拾之掌故第子口相授受及坑燔之後所記憶十總一二而已若孔甲矯疵申培公轅固生韓太傅高堂生田生胡毋生複中翁之屬皆傳自商瞿子夏子張氏之儒而湮微燼滅存焉者蓋寡亦各守其師所授尚亦存孔氏之舊乎而宋人必盡以爲駁而不純簡斥竄削屏絕之甚於坑燔之烈然每竊取其義勦說入之而遂皆謂自己出是何忍焉夫哉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則雖先古所傳師氏所守稍不愜已指擊不暇顧是猶有可言者卽朱氏爲易義皆顯竊王弼之餘而云王何罪深桀紂則盜儒者不乃無罪耶使古之遺幾乎熄矣其曰經解而倍經者往往著於篇辭陋汚滯何以服往賢之心且使後來者杜口不敢談則其狠愎自用不肯虛受千載爲恨可勝言也晦齋

至於元不復以經義爲事惟許衡氏吳澄氏稍潛心大義有所考質惜其論說亦多守所聞不敢顯有同異若吳氏之於禮及他儒於詩書易各有傳焉亦未嘗盡廢古也特未自名其說信從者鮮故大異雖以文學稱而經術未得其傳 明興風示海內以專經崇儒始有所統一然未嘗令之必盡以宋儒爲至永樂間諸臣籍奏乃有所專而學者皆嗜於數學且不敷而徒標取近義彙摭傳註口耳末學聲音佔俚猶之未暇而况能淹該徹通誦貫徧識多聞於服鄭馬戴稽覈 門戶一染指於鼎知其旨哉甚非上所志行篤謹持已公亮仕不希寵隱不違俗皆近儒行與波溺於文辭輕薄無檢者異科故特別之云文學

文學 王晏

王晏帝宗先蜀人父教授昆山遂家焉晏羈而貧好讀書入天台山師事孟長文長文故事元儒金履祥旣博瞻廣肆於古無不窺其所爲文雄沉以暇嚴加有典則時楊維禎自名能文而多怪迂且不遵晏心獨輕之數詆訾其失 國初徵撰元書後母老乞歸與高啓同坐魏觀事

謝徽

謝徽元懿長洲人在元以言詩被選洪武初召上預脩元史授編脩兼令教習子遷卽中吏部辭歸已而再徵爲大胥屬徽學長於訓詁而淹誦多於他學者以博聞稱文辭頗暢朗與高李廸齊名第恭亦能詩皆有集傳

王行

王行止仲家本徽父爲人行貨於都市以仲操挈從時樂或許貴仲能別其上下品輕重之主姬欲聞諸小史稱官仲輒誦數家時時爲陳說主異焉與書一秩洽日以誦得遂俾之學乃無不通其家所藏書且多盡發篋陳之旣已習卽辭太游諸生間爲言濟南生詩伏生書孔安國禮灑灑不窮皆大異之然視其居徒壁立故未嘗有書也問其所授則從藥肆翁爲文宕逸而譎氣陵一時在張士誠所以止仲故賤下客富之不甚奇也洪武初辟本郡文學諸生心易之難叩以經義應如響且各有意更進與論難皆自以非所及始大服守觀親王觀前後薦上不報將入都或止之仲自負奇材欲有所見不顧往客藍玉玉武人不喜儒仲以巾幘謁立談大愛之引與謀議未久

玉以事忤誅與其客皆死焉王生有縱橫才當摩雄間慨欲立功名旣無所就卒乃死黨人幾若刪通難其言不外間然王之威強振王性又暴戾豈足與者無生平舊而一旦遂爲石交生旣無以勸之抑損而又甚之坐取夷滅非不幸也

申屠衡

申屠衡者長洲人言春秋於楊粵間與楊維禎游推其博瞻嘗客潘元明所客賦詩衡每困及命筆爲文則疊疊有思致洪武初徵使草檄喻蜀大稱旨授僉撰亡何病免疑不宥仕謫徙濠又有陶琛彥珩攻文有志行篆籀久徵絕琛考質精稱得古法與傳著皆以游士徊翔兵間雖不暇納亦禮重之洪武初僉召爲文學掌故琛子伯承以書學世其家

錢達

錢達伯行自其父良佐以文學名書跡亦遒勁傳於今元文宗時召對命爲農桑書又命書古賢大夫事放歸復有薦者授吳縣文學掾滿一考罷去達攻文甚苦方其命思循壁行且哦時觸而踣或默坐沉思客入不絕年四十餘猶無意出也屬至正間分行省於蘇始就辟尋又遷淮南修法令舉文書能無失秩

洪武初徵詣太常議時方制作禮樂爲百世憲諸文學多膠所聞議不合者皆放歸後復以事被逮坐之達難以儒吏然終嫌前元官其學長於稽古而於六書尤所擅人謂過其父若子山伯璣等雅推重之有所爲書曰稽巢

金文徵

金文徵德儒洪武初爲文學掌故已乃舉進士同知鄆州時用法嚴徵所守與屬連屬尚未通稱被邊地生法免又起爲國子與從兄玟皆以文辭相命詩雖不多亦清綺

顧仲英

顧仲英者崑山人少爲輕俠通賓客豪於郡邑三十始折節讀書家故饒財益購古圖籍藝器既具人嗜好多以贖往英自謂能辨瑜瑕風起然不能不哥耳目談者鑒益精則益工爲僞習遂堅不可破流至今英築館茜涇西日夜與客取酒其所交若張翥楊維禎柯九思李孝先張雨于彥成琦璞咸擅一時名園沼臺觀藻以丹綠供張華侈聲樂盡妙選長袂利屣招搖若狂詩歌間作才藝相若人皆慕之嘗辟召不就張士誠欲舉史輒避去旣而用子思爲尉爵錢唐

縣男晚喪母甚哀毀慕佛遂覓烏菴見時變恐不免故將易服而逃然洪武初誅勦豪傑英旣不憂識去就加有輕薄名與倪元鎮皆以大家爲張氏客故竟見法

贊曰吳稱古奧區才所產不乏然至於元之末造方事戎馬於時以力舉梁倚者爲賢黠滑成姦利至饒贏者爲貴又烏事文學哉而諸君崎嶇奔走傲睨羣雄間艱難其身而儻侗其志相與歌笑如平時若無足顧者而彼亦謂無心焉非有能爲留蠹者遂示優容故皆得全及天下旣一方網羅逸遺悉致於用而猶敢偃蹇次且雖起就徵遽自引退旣疑構隙開嫌間猜怒相因而發其將免乎哉若常宗仲權旣束帛及門禮命方爾而自負 天施罪何所遁止仲及又慮不可知伯英昔仕終卒以罹德儒循循而見謂不攜若仲英則由承籍之厚虛名薄技非敢弄法犯姦成富也又非敢立然諾睡毗若耇時橫州里也而竟生之情矣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十三

續吳先賢譜卷之九

劉鳳

文學

郭翼

郭翼義仲崑山人少嘗學問與衛培游亦通經義言王氏易摘辭必範之古有奇氣楊廉夫極重之謂可與太史左氏詩亦質有骨體與顧瑛孝彥伯礪等相和皆服其氣調見羣雄方逐鹿東南欲一有所用之嘗獻策張氏云明公仗馬簪下拳地及越數十城里風請服者人皆苦元政守吏貪殘自恣不恤其下非能極慮安危者也故民離散而莫與之守今誠能反其政休勞之率以乘時進取則霸業可成若遽自宴安湛於逸樂不惟精銳坐消且四方豪傑金起相攻壞進地益難欲閉境自守勢將日蹙且吳又所必爭也其能保乎哉言頗切忤士誠欲殺之其妻勸之云郭生策未爲非縱不能用當善接之使無累我翼遂得逸去洪武間徵受掌故自以遭時不能建立功業怏怏卒獨所爲書有傳者時又有馬磨元亂僻居海濱菅田穀自晦苑園雜畜衆禽爲娛樂州郡豪傑

多造之常引避不見時尤重之

表華

袁華子英少好讀書與諸生學誦卽他授皆能誦諸生乃不能憶時時叩之尤工爲詩楊廉夫爲樂府有所風刺前代別爲格惟引華與同顧英家多名畫及法書日與共閱題目之賞好風流一時爲美既元政益衰朝不逮夕而華董誇浮猶宴然如燕雀不知堂皇燿烈際國家平亂辟郡文學文以子爲吏被罪株連逮而顧英客若易恒亦以游談能誦古文重復與俱徵詣鍾官

偶桓

偶桓武孟太倉人初以年少俠游客諸公所倪瓚愛之勸令學遂日誦數千試令爲詩語警絕若素工聲律者因爲延譽嘗所往來名一日起洪武中大搜故爲游者至則命爲吏武恐及輒盡力所守主自從事閭之崇安更桂林又徙荆衡所著有江雨軒諸集又有鄉奕者美姿容善談笑元官也洪武初徵起復命守贛州坐法傳詣刺姦徒置安肅二十年塞義言其才用徵還奕所爲文與武相若

張適

張適父仕於元適少悟絕爲詩立成母賤其嫡妬之名曰狗子爲諸公嬖愛憐其慧比相如也值亂流離道路洪武初以秀才舉爲郎工部病免復以明經被選擇爲吏桂林周旋滇池王估僧鰥鮑稅金錢二十之一衣食其間或不給竟抱案死爲詩若文與高啓楊基齊名而辛楚寒薄困阨之意溢於辭嘗論滇所創開云自楚莊躡畧定之遂番自王也至漢建元間王恢唐蒙司馬相如王然子等所招徠降下之者種以十數置益州郡而云自靡莫之屬滇爲大今之縣爲昆明者也北至標榆古曰萬州及所謂橋棟者今之大理也臨安者本句町王地所謂邛人獃人也漢爲牂牁郡而蒙化者漢之永昌曲靖者舊爲東西爨者也自漢以東比則徙貽爲漢嘉而符在推州則皆蜀之徼也且漢初畧夜郎置犍爲郡卽今之戎州乃爨率治道自爨道指牂牁此又漢疆理之次也又云自滇以西求身毒國往往閉昆明則萬之南昆縣也此又自滇畧通徼外之跡也且滇在禹貢爲梁州界并鬼所屬分則固非九州之外窮荒矣地又沃穰千里名爲富饒水土之氣生物之盛十伯他所雖絕遠其爲要劇可知矣今道所從入貴州古之鬼方也道

隘且要假令一夫狂則懸車束馬之塗不知所出矣且以今兵威因秦時頽畧通五尺道黔中者大索之諸夷間廣爲岐涂何不可哉夫制禦者先之形便則威無不迄久安者據其要領則無偏廢不舉之患所謂權扼撫背建幹之勢在我則雖有和謀變計何能爲乎且與其緣險塞徑歷虔臨不測道一孔之所出孰與交衝四注分裂其支節而關梁出入動悉由我有事若從天而下豈足道哉又按漢所謂關沫若梁孫水者若水出蜀旄牛徼外南道越萬邛都以至犍爲朱提入於江所謂朱提銀者也是水之所出自其界也而犍爲故役屬西南夷又豈假他道哉此其言之可推行者故刪取其畧歸之正而載之他所著有江館湖濱昆明諸集有傳者孫祝恕家進士爲尉士上言幾事被斥已而還守保定

張仲簡

張仲簡在元師事張伯雨爲黃冠張氏之亂及服養母頗閑詩賦書法亦婉媚饒介爲游閒公子嘗延諸客授簡使賦季昶孟軻方紳思簡已就扁袞推第一介贈黃金一餉王偉嘗序其詩

葉顒者洞廬人自其父從游說之士多交海內豪傑然謂文學故時者方幸無事相與恬筆和墨坐而吟嘯知亂且起慨然有安時意論議事形盡得其槩掌故博士李祈字文公諒之屬皆父客器重顒知其志相謂當不碌碌至元間選於鄉署吏不樂罷去北之燕中欲以策干用事者值勢已傾流落濠梁間久之無所歸及取長興炳文聞其名召之欲薦上自謂方事之殷不能有所佐助今已定何復爲吾且放意自娛耳寧能爲吏守文法取戮辱耶竟死長興所同時有許燁亦以處士名能文國初應詔至陳詩三章請緩刑寬賦蒙賜以布衣遣歸故山中有許處士亭存焉

周砥

周砥履道少解脫自好博學工文詞游無所詣故與義興馬治善治曰周生久宦游無成而來過我於是砥往合金谿山中孝常日往見之周生多謝病不見諸富人以孝常貴之也相謂曰馬君有重客時獨造爲具召之分召孝常孝常既至候周生日過中不往孝常自往迎迺驅牲諸客盡傾飲酒半孝常起爲壽客皆避席周生持酒不肯飲曰吾無德及諸君

而虛飲食我我不及鮑生明矣然使何以復者我明日辭夫竟夜半去歸吳復與季廸仲載相和歌書跡九工亦善圖畫已而又去之會稽歿於兵其所貽常書余見之魏先生所云砥之謂自好之士未可謂一節者也夫時之方潰士盡欲効其尺寸思有所建故伏軾結轅西馳者咸欲輔旣危之勢於將墮者也伏軾結轅東馳者皆睥睨羣雄間欲以口舌說而中之以所欲者也砥退退無所之游嘗困而歸矣生以爲其中豈有所不得已者然哉昔孔子大聖猶七十餘說而不用况砥之驚鈍謀策無所可采論議不能出於成功故以爲無關於成敗得失間而棄之倘安所望乎哉且令庸庸隨世回面汚行以諂曲取容乎固非砥之所能也出於萬分之一苟得當以効其所庶幾者豈患無尺寸哉則又非可冀於行所抵也委而去之自絕於清水隅曲幽宵稿枯窮餓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乎則又未嘗有繫狗重捐所不能釋而忍之斯亦未足爲有氣於高者勸也嗟乎馬生視砥何者而可夫以砥不肯之身旣不能致之名實功利之際又不出於介清僻奇貞厲之士謂游談無實窮年謁請守事羈困而已矣嗟乎馬生事未可以一二

言也古之人豈獨賢智可仗哉蔡澤嚙吟奪萬於途
季子困於易水之上而自信其畫必可顯於當世亦
膠馬而已此其自喻如此然大抵拓弛無能爲也

朱應辰

朱應辰少爲陳氏禮業舉子當元季數與計對復棄
去爲古文辭亦與楊維禎遊洪武初辟爲郡掌故應
辰爲文繁而不猥詩亦工爲長嘯策籥頗類古洪武
初嘗命書符印有集傳

贊曰方士掇甲冑爭旦夕之命豈不思投戈講藝興
於文學得休息哉彼其出入訓定勞於役亦因休暇
時有訪延故諸君當劇亂迄我造邦以樽俎談宴從
容雅游故復貴耶及事已定乃猶以異時者輕重論
惟庸庸者得免非以論議爲尤則才氣有足忌者耶
然旣竭其力畢精綜述有所垂於後異久而不衰庸
詎知湮微彈盡興化消滅若是速歟觀於義仲以下
諸君咸有所著聲傾一時今求之其鄉發故篋鮮有
存者則士所以窮年卒歲研探繹思紉列者曷益哉
豈獨時侈盛之以而能者蒼寡亦旣以漸削乎則運
與之易今而作者益衰故無復稱焉文質損益何若
後之視今乎及觀張適周砥所論議裁而著之篇亦

非一時所敢望矣